

田原
文集

3

田原文集

第三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装帧设计：曹辛之

田汉文集（三）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字数243,000 850×1168 1/32 印张12.375 插页(平)6(精)9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8,700册（精）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9·481 定价：（平）1.85元

（精）2.90元

第三卷说明

本卷编入田汉同志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年所创作的话剧剧本十二个、歌剧剧本一个和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文章四篇。

《洪水》(独幕话剧)以长江洪水为题材,写于一九三一年,由大道剧社在上海首演;后改为五幕剧,但剧本毁于“一二八”炮火;一九三五年五月收入普通书店《回春之曲》剧本集,即此独幕剧。

《姊妹》(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一年十至十一月,一九三三年二月收入现代书局《田汉戏曲集》第二集。

《乱钟》(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二年一月,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十一月收入湖风书局《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剧本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扫射》(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收入《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剧本集。

《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三场话剧)写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发表于七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十一月收入《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剧本集,一九三三年收入现代书局《田汉戏曲集》第二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

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战友》（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月发表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三年二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一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月光曲》（独幕话剧）原名《一九三二的月光曲》，写于一九三二年中秋季节，九月发表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三三年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二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母亲》（一幕话剧）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发表于同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号，剧名下原注“前奏曲”、“为纪念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作”，仅此一幕，一九四一年收入三通书局《田汉代表作》。据《文学月报》发表本编入本卷。

《雪中的行商》（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五月收入《回春之曲》剧本集。

《扬子江的暴风雨》（两场歌剧）写于一九三四年，同年六月三十至七月二日以麦伦中学募捐名义首演于上海，一九三六年收入上海杂志公司《大众剧选（一）》，一九五六年艺术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据单行本编入本卷。

《旱灾》（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四年夏，一九三五年收入《回春之曲》剧本集。

《水银灯下》（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上海舞台协会首演，五月收入《回春之曲》剧本集。

《回春之曲》（三幕话剧）写于一九三四年底，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二日由上海舞台协会首演，五月收入《回春之曲》剧本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2072/1

目 录

洪 水	1
姊 姊	19
乱 钟	37
扫 射	73
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	95
战 友	153
月光曲	181
母 亲	201
雪中的行商	221
扬子江的暴风雨	241
旱 灾	281
水银灯下	299
回春之曲	321

附 录

《田汉戏曲集》第二集自序	373
跃动的心	383
《回春之曲》自序	387
《扬子江的暴风雨》后记	389

洪水

(独幕话剧)

人 物 老 翁

少 妇——他的儿媳。

福 儿——他的孙儿。

女 儿——他的孙女。

婴 儿

时 间 现代

地 点 长江中区某乡村

布 景 月光下的灾区。整个舞台前景为一斜形的瓦屋顶。舞台表示水线，左侧更露一较低茅屋顶。在屋顶间及距离稍远处，有现于水面的树梢。在右侧靠近前景的树梢，出水较长。

〔在这屋顶树梢攀援着一家农家的残余：一个老翁，一个少妇，一个怀中的婴儿，一个十来岁的女儿。老翁是躺在屋脊上呻吟，其余的都默然不响，有时发出无力的叹息。老翁忽然呻吟得厉害。

少 妇 爸爸，爸爸，你怎样了？

老 翁 没，没有什么。

少 妇 真是，你自己得当心啊。

老 翁 小孩子怎么不哭了！

,

少 妇 我想是刚才哭软了哩，今天有一点奶吃还好，到了明天，奶也没有吃了，那才不得了哩，——不饿死也要哭死！

老 翁 真是，刚生下来就让他受这样的苦……

少 妇 你呢？辛苦到这末大年纪，还要跟着我们挨饿！

老 翁 这是我们遭劫啊……我们年老的反正没有什么用了，死了倒没有什么要紧。至少要把你们年轻的救活才好哩。

少 妇 好好一家人，弄得活一个，死一个，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不看见上面漂下来一家人的尸身吗？爸爸！你还是把媳妇女儿小孩子一家人的草绳联在一起……凄惨自然是凄惨，我觉得反是那样好哩，偏生这孩子的爸爸就那样先去了……（哽咽）

老 翁 ……

女 儿 妈妈，你看那是什么，那望着我们这边流的。（用手指着）

少 妇 （略一望）那还有什么，还不是淹死的人！

女 儿 妈妈，我怕。（赶紧坐拢来）

少 妇 怕什么？蠢东西！白天里不是看见过很多的吗？

女 儿 白天里看见不那样怕，晚上就有些怕起来了。

少 妇 （很勉强地）蠢东西，这样的时候怕什么，谁家没有死人？

女 儿 可是那死人为什么一直望着我们家这边流呢？

少 妇 那湖水望我们家这边流，所以死人就跟着漂来了。

老 翁 不过也有很奇怪的事呢：前十年发大水的时候，一个圩子冲倒了，死了好几百人的尸身都给冲散了，有一个姓李的，他为人很孝道，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怪他的尸身流了好几天，一直流到他家的门前没有烂，后来人家替他修了一个李孝坟哩。

女 儿 公公，莫非那个死人是我爸爸。

老 翁 唔……

少 妇 若是你爸爸回来了倒也好了，也许他是来找我同他一道去的。（哭）

女 儿 （抚其娘手）不，妈妈！你不要死。

少 妇 不要死，活不了又怎么办呢？孩子！

女 儿 福哥哥说总有法子的。

少 妇 你福哥哥还不大晓得世事，所以那样说。

老 翁 福儿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回来？

少 妇 是啊，我也很担心。

女 儿 不要紧，福哥哥说他不怕的；就是盆子翻了他浮水也可以浮得回。

少 妇 但是你晓得，这是什么时候？多么凶险的水，许多救生舰都不敢上我们这边来，我们若是有一点法子想也不肯让你福哥哥坐盆子去的。

老 翁 我们真是苦命，就是在发大水的时候也比人家吃亏些；别人住在镇上的有船渡他们，有东西先到手。

少 妇 只愿福儿今天弄得一点东西才好，要不然，我们都是明天的命了。

女 儿 妈妈，你看那个死人又流到那面去了。

少 妇 唔……

女 儿 公公，恐怕他是找错人家，所以又走了哩。

老 翁 哼哼！（苦笑）

少 妇 真是，水又往那里流了，一定是这面又倒了圩子，所以才回转来。

老 翁 看那小车的屋顶都看不见了。

少 妇 （对着水）咳，今天晚上又不知道要添多少寡妇！

老 翁 在这样的时候，还是年轻的男人法子多一点，女人，小孩，和我这样的老年人就真是遭劫了，不淹死也要饿死……（很困顿的样子又伏在屋面上）

少 妇 爸爸，你真是得保重，好好的把头放在上面躺一躺罢。（一只手抱着小孩，一只手抬扶着）假若是再有一差二错，我们更没有主张了。

老 翁 （挣扎地躺着）……我活着又有什么用？看着你们挨饿，我心里真是不好过。

少 妇 再别那末说了，我们看着你又饿又病，难道又好过？无非一家人都在一块儿活一天就好一天。（哽咽）

老 翁 ……

〔月亮大明。

女 儿 妈妈，你瞧，好月亮！

少 妇 唉，要是你爸爸还活着，我们又不是住在屋顶上，今天晚上真是好月亮哩！

老 翁 噯呀！我口里渴的很。

少 妇 是呀！我早就晓得你渴了，我们也渴得要死呢……
可是喝什么呢？前前后后的水都是脏的，都浸过死人……喝了更要生病的。

老 翁 管不了那许多，不生病不也是只有一条死路吗？

少 妇 唉，你又……好吧，贞儿，你抱着弟弟让我去弄一点水给公公喝。

女 儿 （接过婴儿）好，弟弟来，姊姊抱你。

少 妇 咳，喝哪里的好呢？真是说起来没有人相信：发大水没有水喝。

老 翁 还是喝流的水好一点罢。

少 妇 是啊，我也这样想，后面的有粪坑，我实在不想让你喝。（她躬着向台后捧水，婴儿哭了）

女 儿 （拍着）啊呀，弟弟哭了。

少 妇 （在屋后）哭了就好了，他一直不哭，要不是身上还暖，我疑心他死了呢！

女 儿 （拍着他）不，死不了的，我弟弟的命大的很。

少 妇 哼，将来要做皇帝罢。

老 翁 咳，要是真有一个真命天子出来，我们也不会这样的受苦了。

少 妇 你老人家又说什么真命天子，我看就是出了真命天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给我们。（捧水来）好，快些起来喝了这口水罢。

老 翁 （挣起来就少妇手中忙喝之）噯呀，好了！

少 妇 (用衣揩揩手)要是喝病了,可真麻烦哩。

老 翁 一点也不麻烦,只要一滚下去就成了。

少 妇 你又吓我,爸爸!真听我的话,我们要死一道死啊!

老 翁 ……

女 儿 (忙牵母衣)妈妈,福哥回来了。

少 妇 在哪里?

女 儿 那里不是一团黑的。

少 妇 黑的?(注视)

福 儿 (初闻其声)妈妈!我回来了。公公呢?

少 妇 公公在那里。

老 翁 啊!福儿,我在这里。

福 儿 公公,饿了吗?

少 妇 领了东西来了吗?

福 儿 没有什么。(木盆驾拢来的时候,听得水声淅沥)

少 妇 噯呀,没有东西也不要紧,只要你回来了就好了。

福 儿 好险!刚才过那堤的时候,差一点就翻下去了:因为水向我们家这边流,所以就回来得快了。(一面上来)

少 妇 (斜身用手去扯他)你那是什么?

福 儿 这是一包大饼,这是一包山芋。

少 妇 啊呀!好极了,我们可以活命了,这是领来的吗?

福 儿 不是,领不到手的,水太急了,船又不通,又是乡下,不大有人送东西来,上次听说什么会用差船运

来了十多麻袋麦饼交给我们镇上，又被我们镇上的刘大老板扣留了，不肯发给大家，等到昨天发下来，因为隔了好几天，已发霉了，吃不得，吃了的都生病了。

老 翁 （愤然）是刘顺和那家伙吗？

福 儿 听说是我们镇上的董事。

老 翁 那真是个绝子灭孙的家伙！平日只晓得霸占人家的田地，盘剥人家的利钱，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做这样没有天良的事！

福 儿 是啊，听陈大公说是他还开了一个米铺，他隔不了几天，又涨了几个铜子儿一升哩。

老 翁 那种为富不仁的家伙！

少 妇 那末福儿你这些大饼和山芋从哪里来的呢？

福 儿 这是曹桂生分给我们的。

少 妇 怎末？曹桂生家还没有遭水灾吗？

福 儿 他家里种的田比我们家还要低，都淹得干干净净了。只有土墩上还剩了半块没有挖，所以这几天可就救了命了。他分几只给我们，不过他说以后他们也没有了。这两块大饼，是陈大公送给我们公公的。

少 妇 好了，好了，你快把大饼给公公吃，他饿扁了。

福 儿 公公，吃大饼。

老 翁 不，孩子，你吃！

福 儿 不，这是陈大公给你吃的，我要吃早就吃掉了。